

中国通史

线装典藏

册四

李伯钦 编

黄山书社

中国通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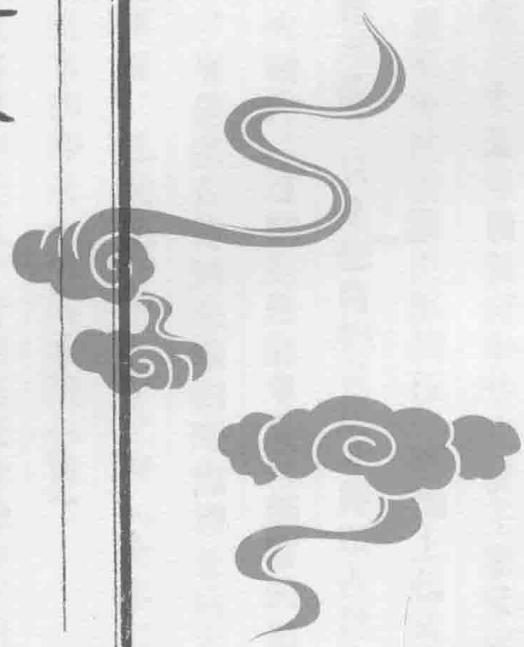
李伯钦 编

中国通史

线装典藏

册四

黄山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通史 / 李伯钦编. -- 合肥 : 黄山书社,
2014.4

(线装典藏)

ISBN 978-7-5461-4421-4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IV. ①K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4570号

ISBN 978-7-5461-4421-4



9 787546 144214 >

中国通史

总策划 任耕耘 李克

选题策划 赵国华 汤吟菲 白剑峰

项目策划 智品天下图书(北京)有限公司

项目统筹 汤吟菲 朱莉莉

责任编辑 刘春

装帧设计 未泯

责任印制 戚帅

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sbook.taobao.com>)

社址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一一八号出版传媒广场七楼

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二一〇×二八五毫米 十六开

张数 四十二

版次 二〇一四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次 ISBN 978-7-5461-4421-4

印数 三百八十元 (全四册)

『豹房』与『镇国府』

武宗朱厚照贪玩好动，凭借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游戏国政。他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，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，并以各种理由逃脱经筵日讲，后来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。

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武宗听从刘瑾的建议，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，命名为『豹房』。从此武宗和他的近侍人员就朝夕呆在此地，不再回宫。朱厚照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，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，但他对后宫中的皇后、嫔妃并不在意，自从搬到豹房之后，就很少回到后宫了。

事实上，豹房并非由武宗首创，早在元朝时期就有此风气。一般认为豹房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场所，也有人认为豹房里并没有豹子，只是一个行政机关。明朝是皇帝及贵族豢养动物的鼎盛时期，光北京城内就有虎豹园、虎城、象房、豹房、鹁鸽房、鹿场、鹰房等场所，房又称为坊，如羊坊、象坊、虎坊等，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。明武宗命刘瑾在西苑（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）建造豹房，令江彬广选民间美女充实其中。

江彬是宣府（今河北宣化）人，初任蔚州卫（今山西蔚县）指挥佥事。通过贿赂武宗的宠臣钱宁，江彬得以获得武宗的召见。江彬见驾时，于御前大谈兵法，深得武宗的欢心，就被留在皇帝身边。他为人狡诈，善于献媚。一次，武宗在豹房里玩『搏虎』的游戏，武宗先下场搏虎，不料平日里十分温顺的老虎突然兽性大发，朝武宗冲过来，武宗急忙招呼身旁的钱宁护驾，钱宁非常害怕，不敢上前。

在一旁的江彬立刻上前，制服了老虎，武宗心里十分感激。此后，江彬逐渐取代钱宁成为皇帝的宠臣。武宗升江彬为左都督，并赐姓朱，收为义子。

据《万历野获编》载：『嘉靖十年，兵部覆勇士张升奏，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，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，岁廪二千八百石，占地十顷，岁租七百金。』豹房就像密室彼此相连的迷宫，一些密室专供武宗淫乐，一些是武宗用来玩乐的场地，一些是武宗做法事时所用的场所。武宗用各种手段从各地网罗美女，并把她们置于豹房之中，以便随时享乐。武宗在玩腻了所选的美女之后，又令锦衣卫到京官府第中物色能歌善舞的美女，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，待之如妃嫔。一时无法安置的美貌女子，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；又令各地贡献珍禽野兽，招纳伶人、僧人、市井无赖、义子等人聚之。

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，不断寻找新的刺激。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，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，以讨价还价为乐。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，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兴。此外，他还经常大搞军事游戏，把太监分成两帮，自己身披铠甲指挥宦官对阵攻打，呐喊声震天，火炮声不断，闹得京城鸡犬不宁。

武宗每日广招乐妓，荒淫无度。正德九年（1514）正月十六日，宫中元宵节放烟花，不慎失火，大火烧到了乾清宫。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，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。武宗见到大火，不但没有下令扑救，反而跑到豹房观看，并对身边的随从说：『好大的烟火啊。』

为了进一步得到武宗的欢心，江彬又极力鼓动武宗到西北巡幸。他对武宗宣称宣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，兵精将广，靠近蒙古，皇帝来到此地可大展大明朝的声威，此外这里美女如云，山川秀丽，还可以避开朝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。『豹房』对于不断寻求刺激的武宗来说，也显得乏味了。正德十二年

(1517)，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，朱厚照离开京城，在宣府建造了『镇国府』，称为『家里』。武宗将豹房内的珍宝、美女运来，填充镇国府，有常驻宣府之意。宣府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，朱厚照虽然荒淫无耻，在内心里却一直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，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。驻守宣府，多少满足了他追求军功的心理。

武宗来到宣府后，在『镇国府』中设立了各种玩乐设施，同时命人把各地的奏章送到这里。武宗的生活更加放荡，经常夜闯民宅，或索要酒食，或抢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后来，他对这种『出巡』产生了巨大的兴趣。每一次出巡回来，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、美姬艳妓，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，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。正德十二年，武宗西巡大同，又大索女乐于太原。

在这些美女乐妓之中，武宗一眼就发现了天生丽质的刘美人。刘美人不仅有倾城之貌，还能歌善舞，武宗如获至宝。刘美人，名叫刘良女，是太原乐工刘良的女儿，后来嫁给了晋王府的乐工杨腾为妻。武宗巡幸完大同后，对刘美人念念不忘，再次宠幸了她，愈加觉得难舍难分，于是把她一起带回京师。从此，这位色艺双绝的美女就留在武宗的身边，两人日夜相伴。

江彬深恐钱宁对自己不利，经常向武宗鼓吹边军如何英勇善战，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，借以稳固自己的权势。按照明朝的祖制，边军、京军是绝对不允许互调的。因为如果边军的战斗力过弱，蒙古就会大举入侵；如果京军的战斗力太弱，边塞的将领就会拥兵自重。武宗对江彬宠爱有加，对他言听计从，不顾群臣的反对，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，江彬的势力逐渐扩张。

当时，许多大臣上疏弹劾江彬，但这些弹劾的奏章根本到不了皇帝的手中。武宗到河西巡游时，



年画《萧规曹随》

萧何创立了西汉的规章制度，死后，曹参做了宰相，仍照着实行。西汉由此政治稳定，百姓安乐。

当地驻军指挥在江彬的授意下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许多人家破人亡。御史刘士元上奏弹劾江彬，奏章被江彬直接扣下了，江彬因此对刘士元恨之入骨，向皇帝进谗言，说刘士元私下里辱骂陛下荒淫无道，并让这里的百姓将他们的女儿全都藏了起来，以免被武宗糟蹋。武宗听后，大为恼怒，立即派人将刘士元绑了起来，亲自审问。由于当时正在野外，没有什么正规的刑具，武宗就命人用柳条当做刑杖，当众狠狠地杖打了刘士元。之后刘士元被押送回京，受到严惩。

朝中的大臣们对江彬等佞臣的胡作非为敢怒而不敢言，武宗不务朝政，纵情声色，朝政更加黑暗。

宁王之乱

朱宸濠的高祖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。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，朱权受封为宁王，后就藩大宁。靖难之役中，燕王朱棣挟朱权迁北平，永乐元年改封南昌。正统十三年（1448），朱宸濠的祖父朱奠培嗣位，在天顺年间因罪削去护卫，改为南昌左卫。弘治十年（1497），朱宸濠袭位。

早在刘瑾当权时期，朱宸濠就野心勃勃，千方百计地发展自

己的势力，为夺取皇位做准备。时『术士李自然、李日芳，妄言其有异表，又谓（南昌）城东南有天子气』，朱宸濠的野心更加膨胀。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他用重金贿赂刘瑾，得以恢复护卫。刘瑾倒台后，朱宸濠的护卫也被削去。正德八年（1513），陆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。朱宸濠与陆完素有交往，写信请他帮助恢复护卫。陆完回信请他『须以祖训为言』，拒绝了他的要求。时伶人臧贤得宠于武宗，臧贤的女婿司铖在南昌卫当兵。朱宸濠通过司铖结交了臧贤，在臧贤的帮助下，贿赂朝中诸权要，与武宗的宠臣钱宁勾结在一起。在钱宁的帮助下，朱宸濠于正德九年四月实现了恢复护卫的目的。

朱宸濠不断网罗四方死士，积极扩充自己的队伍，不断添购武器，储备粮草，加紧为叛乱做准备。

恢复厂卫后，朱宸濠更加恣意行事，『尽夺诸附王府民庐，责民间子钱，强夺田宅子女，养群盗，劫财江、湖间，有司不敢问，日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、举人刘养正等谋不轨』。南京留守太监刘琅、太监张锐、近臣钱宁、江彬等均被朱宸濠所收买。此外，朱宸濠还与广西土官及南赣、汀、漳等地的土司互相勾结，以图壮大叛乱的势力。

朱宸濠谋叛的迹象愈来愈明显，大学士费宏、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、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孙燧等先后上奏武宗，请求裁抑。朱宸濠『奥援甚众』，武宗受近臣挑拨，对此置若罔闻，这些官员反而先后遭到贬谪，甚至被捕下狱，这更助长了朱宸濠的气焰。由于觉得时机尚未成熟，朱宸濠本想利用武宗无子的时机，拥立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，从而兵不血刃地夺取政权。事实上，从血缘上讲，朱宸濠一脉离武宗很远。朱宸濠想入非非，贿赂武宗的近臣钱宁，想让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。谁知就在朱宸濠春风得意之时，形势突然起了变化，江彬成为武宗身边的红人，与钱宁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，江

彬与太监张忠合谋，想借朱宸濠谋反之事除掉钱宁与臧贤。

适逢朱宸濠祭父，大肆张扬，场面搞得很大，甚至惊动了朝廷。张忠乘机对武宗说：『钱宁、臧贤勾结宁王谋叛，不知陛下可知此事？他们认为宁王孝顺，讥讽陛下不孝；认为宁王勤政，讥讽陛下怠于政事！』武宗一改过去的态度，开始注意起朱宸濠的一举一动，下诏驱逐宁王派到京城里的人。张锐等曾帮助朱宸濠恢复护卫，得知消息后，怕引火烧身，连忙策划削夺了朱宸濠的护卫。御史萧淮借此机会上疏说：『宁王不遵祖训，包藏祸心，招纳亡命，反形已具。』内阁大学生杨廷和提议削除宁王的护卫，令其归还所夺的田地。武宗同意了这一意见，派驸马都尉崔元、都御史颜颐寿、太监赖义等到南昌，欲革除朱宸濠的护卫，对其进行处置。朱宸濠得到消息后，知道用儿子『入嗣』的办法已经彻底失败，于是决定破釜沉舟，在南昌举兵反叛。

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六月十四日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正式举兵反叛。在反叛前夕，他以庆祝生日为借口，宴请地方官员。次日，地方官员前来道贺，朱宸濠即命人将地方官员团团围住，称『奉太后密旨，令起兵入朝』，并杀害了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和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，参政王纶、按察使杨璋、副使唐锦等人投降了朱宸濠。朱宸濠起兵反叛后，一面向附近各州县宣布讨伐檄文，一面派人到江西各地印起兵，妄图以南昌为根据地，直取南京，建立与朝廷对立的政权。朱宸濠派人到各地进行征兵，组成了一个八九万人的军队，号称十万，命李士实、刘养正任左右丞相，王纶为兵部尚书。

汀、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，通过对朱宸濠军事动向的深入分析，料定了他将沿江东进，企图夺得南京。为了使各州县有足够的备战时间，他又设法拖延朱宸濠的行动。王

守仁派出士兵四处散播谣言，说朝廷派出的大军马上就要抵达南昌。朱宸濠得到的消息后，被拖在了南昌，白白浪费了十几天的时间，贻误了最佳战机。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，调集了近十万人马，按兵不动。七月一日，朱宸濠亲率大军攻打安庆，想打开南京的大门。王守仁抓住南昌守备空虚的大好时机，北上直取南昌，于七月二十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昌。宁王朱宸濠进攻安庆并不顺利，又得知老巢已失，急忙撤兵回救。二十四日，疲惫不堪的叛军与王守仁的大军相遇于黄家渡，王守仁以逸待劳，击溃了叛军。此后，朱宸濠又接连打了好几个败仗。二十六日，王守仁用火攻之计，大败朱宸濠的军队。朱宸濠及其世子、郡王，并李士实、刘养正、王纶皆被生擒。

朱宸濠的叛乱不得人心，很快就被平定。王守仁等为了朝廷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，而武宗却把这一事件作为寻欢作乐的机会。江彬等人借宁王朱宸濠叛乱之事，游说武宗南巡亲征，并献上所谓擒拿朱宸濠的策略。大臣百余人跪求劝阻，江彬故意激怒武宗，使这些人全部被捕入狱。八月十二日，武宗与江彬等率兵从北京出发，亲自征讨朱宸濠。途中，武宗获悉朱宸濠已被王守仁所擒获，但为了畅游江南，竟压着捷报，秘而不宣。一路上江彬时常假传圣旨，派自己的手下到处骚扰搜括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九月，武宗一行来到临清。在从京城出发前夕，武宗与宠妃刘美人约好，自己带兵先行，之后再派人接刘美人随驾同行。临别之际，刘美人取下一簪，送给武宗，作为凭信。武宗将簪藏在衣中，在过芦沟『驰马失簪，大索数日不得』。武宗到达临清后，立刻遣中使宣召刘美人南行。中使传旨，刘美人不见信簪，辞谢说：『不见簪，不敢前往。』武宗没有办法，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，亲自迎接刘美人，



刘美人这才和武宗一同南行。这次为了迎刘美人，往返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。

同年九月，王守仁将朱宸濠押至杭州，交给太监张永，自己返回南昌。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闰八月，武宗在南京举行了一个很滑稽的受俘仪式。十二日，武宗从南京起驾回宫。二十五日，从镇江出发，于九月初到达了淮安的清江浦。武宗突然游性大发，不顾大臣的劝告，坚持要在河上泛舟，不料落入水中。此时已是农历九月，天气已经转凉，武宗长期沉迷于女色，身子已是外强中干，落水后就一病不起。

十二月，朱宸濠被处死，武宗回到京城。十四日，武宗大祀天地于南郊，『再拜，呕血于地，不能终礼，遂大渐』。武宗一生阅女无数，但一直没有子嗣。武宗在豹房养病期间，张太后等人联合起来把持朝政，切断了武宗同外界的联系，以防止意外。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三月，武宗在豹房离开了人世。

中兴：最后的一抹亮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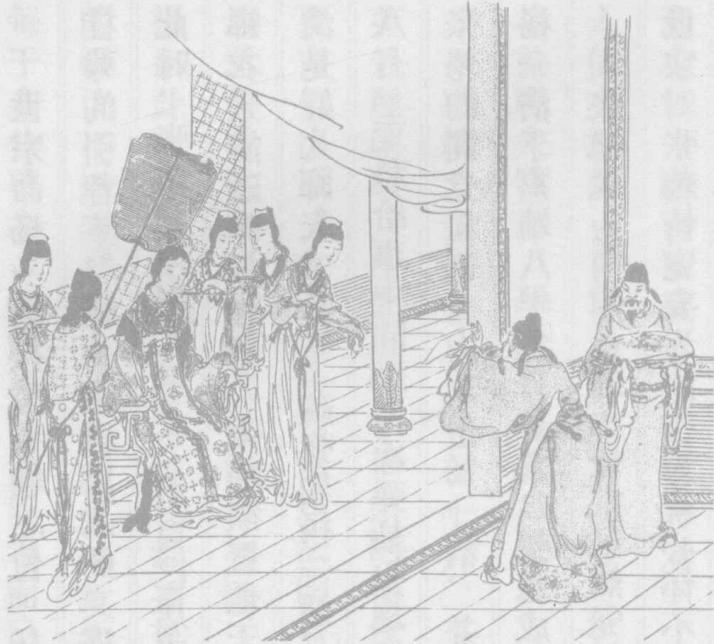
从武宗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至神宗万历十年（1582）是明朝的调整期。正德末年，统治者面临的形势相对严峻。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，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出发，主张政治改革。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，对于挽救明王朝的危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，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也得到了强化。

世宗崇道废政

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四月二十二日，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，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，是为世宗，亦称嘉靖帝。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，是明朝统治时间较长的皇帝之一。其即位之初，革除先朝蠹政，

文成夺赏

武后命令臣子赋诗，先成的人就赐予锦袍。左史东方虬最先作成，领了锦袍，方才坐下，宋之问的诗就作好了。宋之问的文章文理具美，众人称赞，于是，宋之问便夺过锦袍自己披上。



朝政为之一新。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发生大礼议之争。通过大礼议之争，他大力打击异势力，总揽朝政大全，皇权高度集中。同时，他还信奉道教，幻想通过方术得以长生不老，爱慕虚荣，喜好祥瑞，使得朝纲败坏。

世宗即位之初，求治之心甚切，『力除一切弊政，天下翕然称治』。嘉靖二年（1523）以后，世宗就开始『厌薄言官，废黜相继，纳谏之风微矣』。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，世宗广布耳目，对大臣的互相攻讦也大为鼓励，时人普遍觉得他『恩威不测』。嘉靖一朝，宦官的权力不是很大，政归内阁，但世宗的专制暴虐使得正直的大臣无处容身，大臣之间倾轧之事层出不穷，政治混乱不堪。

杨廷和、蒋冕、毛纪先后任职首辅，但都因反对世宗尊崇生父而被罢黜。费宏『颇揣知帝旨』，因此得到世宗的青睐，接任首辅之位。费宏对弊政也多有指斥，多次上疏要求改革，但世宗并没有采用。实际上，真正受世宗重用的是席书、张璁、桂萼等『议礼派』大臣。张璁、桂萼为了争权夺利，多次在世宗面前攻击费宏。嘉靖六年（1527）二月，费宏被迫辞官归里。费宏致仕后，『政





府日以权势相倾》，敢言直谏的大学士已不可多得。

世宗命杨一清接替首辅之位。杨一清在正德年间做过大学士，因得罪权臣江彬而致仕。在张璁、桂萼的引荐下，杨一清再次入阁，得到世宗的欢心。杨一清对张璁、桂萼心怀感激，『倾心下二人』。此时，张璁任内阁大学士，对自己居于杨一清之下而心怀不满，『以压于一清，不获尽如意，遂相龃龉』。锦衣聂能迁弹劾张璁，张璁欲置他于死地，杨一清不答应，对聂能迁的处罚很轻。张璁大怒，骂杨一清是奸人鄙夫，多次上疏弹劾杨一清。杨一清上疏请求退休，并向世宗陈说张璁的不是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八月，工科给事中陆粲再次弹劾张璁擅作威福、以个人恩怨打击报复同僚，世宗于是罢了张璁。不久，张璁的同党霍韬大力攻击杨一清，并替张璁辩白，嘉靖又下令召还张璁。最后，在张璁等人的排挤下，杨一清于嘉靖八年九月辞官，张璁成为首辅。

张璁成为内阁首辅。世宗虽然宠信张璁，但并不允许任何臣子的权力过大。早在杨一清任首辅之时，世宗对张璁恃宠妄为的行为就心怀不满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夏言受到世宗的赏识，任少詹事，兼翰林学士。夏言是江西贵溪人，因善于迎合圣意，『大蒙圣眷』。行人司正薛侃上疏请求『泽亲藩贤者居京师』，以作为储君。世宗因没有子嗣，正在请道士『祈嗣』，对这类事情非常忌讳。世宗见到奏章后大怒，将薛侃下狱，并『究交通主使者』。张璁想通过这起事件兴起大狱，陷害夏言。事情泄露后，世宗大怒。御史谭缵、端廷赦、唐愈贤等也先后弹劾张璁，于是世宗罢免了张璁。张璁丢掉了首辅之位，第二次被免职。不久，世宗再次派人召他回朝，张璁于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三月回到京城。八月，天上出现彗星，世宗认为这是大臣擅政的征兆，遂命张璁自请退休。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正月，皇帝又开始想念张璁，

再次将他召回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升张璁为少师兼太子太师、华盖殿大学士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春，张璁生病，请求还乡养老。世宗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派御医护送他回去。

张璁倒台后，夏言又遇到了另一个劲敌严嵩。严嵩，字惟中，号勉庵、介溪、分宜等，江西分宜人。他自幼聪慧好学，善于作对，二十五岁时就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入翰林院就读。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严嵩升国子监祭酒。他工于心计，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。世宗入继大统后，崇奉道教。古代道士斋醮，必念上奉天神的表章，这种表章是用朱笔写在一种青藤纸上，因此又称为『青词』。严嵩为了邀宠，刻意求工，以青词赢得了天子的宠幸，加为太子太保。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，严嵩升任武英殿大学士，入值文渊阁，仍兼礼部尚书，开始参与机要，后累进吏部尚书、谨身殿大学士、少傅兼太子太师、少师、华盖殿大学士。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十分恭敬，暗地里贿赂世宗喜欢的方士陶仲文，以谋取首辅之位。

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七月，夏言被削职，严嵩开始独揽国政。严嵩虽然年过花甲，却整天在西苑处理朝政，由此取得了世宗的信任。八月，严嵩代为首辅。次年，世宗将夏言召回京城，出任首辅。夏言复出后，大力惩治营私违法的官吏，得罪了许多权贵和内侍宦官。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），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请求收复河套地区，夏言极力支持。此时，严嵩突然改变立场，提出此次师出无名，兵力粮草都不充足，不能保证成功。嘉靖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，认为收复河套的提议不适当。严嵩不失时机地攻击夏言的专擅，说他『骄横自恣，凡事专制，一切机务忌臣干预，每于夜分票本，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』。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世宗命夏言致仕。严嵩又联合锦衣卫都督陆炳、总兵官仇鸾二人攻击夏言，要治夏言于死地。十月，世宗一怒之下，把夏言斩首示众。

此后，严嵩再次当上了首辅，内阁诸臣不敢与他争长短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升任工部左侍郎，父子二人排斥异己，购置了大量的土地。嘉靖中期以来，世宗经常不视朝。严嵩利用世宗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，独揽大权。严嵩大量侵吞军饷，导致前线武器装备陈旧，将士常年戍边而得不到军饷，战备松弛。东南倭寇和北方蒙古骑兵更加猖狂地侵扰明朝，边疆出现严重危机，而身为首辅的严嵩却束手无策。由于政治黑暗，上下官员竞相贪污搜刮，导致赋役日增，民不聊生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，明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危机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，世宗对严嵩的擅权有所察觉，转而信任大学士徐阶。方士蓝道行和严嵩素有矛盾，乘机借仙人之口指出严嵩父子是奸臣，使世宗产生了罢免严嵩的念头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五月，御史邹应龙在徐阶的授意下，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收受贿赂，卖官鬻爵，广置田宅，霸占民田，奏请斩杀严世蕃，罢免严嵩。其他对严嵩不满的大臣也乘机而起，上疏列举严嵩的罪行。世宗于是以严嵩放纵严世蕃有负皇恩为由，将他罢免，籍没家产，并将严世蕃下狱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三月，严世蕃论罪依法被斩。严嵩也被罢黜为民，寄食墓舍。

徐阶则取代严嵩成为首辅。徐阶执政以后，力革弊政，宽政轻刑，还不顾世宗的反对起用了因大礼议之争被贬斥边疆的官员，做了很多好事，后世的史书把他列入贤相之列。

嘉靖年间，首辅权势显赫，但这种权势必须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。世宗反复无常，内阁大臣为了固位保身而一意媚上。一些大臣对时弊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但在权力倾轧之下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抱负。

张居正变革

在封建时代，政以人举，也以人亡，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的普遍现象。作为改革家的个人命运与新政连为一体，往往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告终，张居正也未能例外。

出任首辅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号『东坡居士』，世人称其为『苏东坡』。北宋文学家，书画家，与其父苏洵、弟苏辙并称『三苏』；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；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；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；书法名列『苏、黄、米、蔡』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中。



嘉靖末年，首辅更替频繁，内阁之中爱恶交攻，吐唾辱骂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官员无视朝廷法令，政多纷更，事无统纪，政治局面非常混乱。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，并利用特权逃避赋税。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，而开支却有增无减。官员的贪污、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大大加重了财政的拮据，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。面对着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，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倡导改革的人物，企图以此挽救大明王朝的颓势，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张居正，字叔大，号太岳，湖广江陵（今属湖北）人，世称张江陵。他自幼天资过人，十岁就通四书五经，有『神童』之称。在十三岁时，他作了一首《咏竹》诗，表达了非凡的志向。诗云：『律遍潇湘外，疏林玉露寒；凤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。』

他在十六岁时考中举人，一举成名，深得湖广巡抚顾璘的赏识。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，张居正少年得志，考中进士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，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，期满后可赐编修。张居正入选庶吉士，得到内阁重臣徐阶的赏识。在徐阶的引导下，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，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两年后，张居正升任翰林院编修，上《论时政疏》，抨击时弊，并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，但并未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。后因受严嵩的排挤，张居正托病在家里闲居三年之久。在这三年中，他仍不忘国事，亲身接触农民，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疾苦，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中写道：『田赋不均，贫民失业，民苦于兼并。』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，张居正被召回朝，仍然供职翰林院。

当时，世宗崇信道教，三十年不理朝政。嘉靖四十一年，徐阶接替严嵩继任首辅，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，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、大兴土木的弊政，为一些因冤案获罪的朝臣平反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。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深谋远虑的徐阶举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。张居正由此得到裕王朱载垕的赏识，《王甚货之，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》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，世宗去世，裕王即位，是为明穆宗。

穆宗在位期间，朝中基本没有大的变故。穆宗对政事也没有多大的兴趣，便将朝政完全放给大臣们去处置。皇帝的宽松放任，使得朝中一时间人才济济，如徐阶、张居正、高拱、杨博、谭纶、戚继光、李成梁等人都明是朝不可多得的贤臣。前朝荒废的朝政为之一新，经济上也出现了较大改观。但穆宗皇帝沉湎于女色，整日在深宫里同妃嫔们荒淫享乐，即使偶尔召见大臣，也很少发表意见。皇帝长期